

# 开阔地理解文学

胡少卿

鲁迅弃医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开端一个带有寓言色彩的故事。鲁迅的理由是，要用文学去改造国民的精神，否则再好的医术维护的也不过是愚弱的肉体。实际上，“文学改造国民的精神”这一命题不仅限于现代文学，自古以来的经典文学一直在改造乃至塑造国民的精神。《诗经》《论语》《离骚》《庄子》《世说新语》……可以说，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那批作品，在数千年里锻造了美丽的中国心灵。

文学是什么？它不仅意味着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不仅仅意味着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一切能唤醒人心的语言文字都是文学。文学也不仅仅表现为作品，它是一种基本能力，一种把自己、他人、世界当作一本书来阅读的能力，一种细腻地与他人共情的能力。文学不意味着束之高阁的经典、佶屈聱牙的研究、吹嘘炫耀的资本，文学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生

活，我们的喜怒哀乐在语言中留下的长长的拖痕。

古典文学大家顾颉刚在《退之诗说》里如此评价鲁智深：“虽不作诗亦可成为诗人”“别人是将‘诗’表现在诗里，鲁智深把‘诗’表现在生活里”。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话可以作为这一观察的注解：“对生活所怀抱的诗意胸襟要大于任何一首具体的诗。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开始认识诗的精神。”也就是说，文学不仅仅是形诸文字的作品，它同时也是我们对待生活、对待生命的一种高远超迈的态度。修习文学不仅要得其形，更要得其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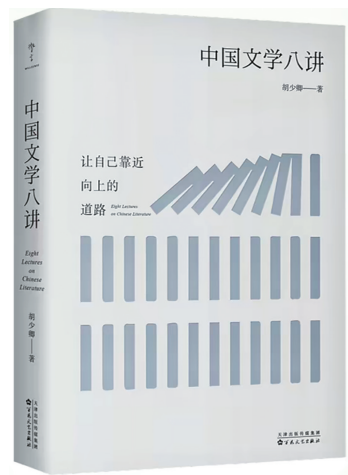
在《中国文学八讲》里，我不仅讲鲁迅、讲新诗，也讲《诗经》《论语》《庄子》。这些都可以称为“当代文学”，因为它们当代语境中仍然崭新、美丽、熠熠生辉。《诗经》“明亮赤诚”可抚慰人心，《论语》有宽厚先进的人文之思，《庄子》是化解焦虑的心灵调节术，鲁迅确立了“医治”与“反抗绝望”的行动

哲学，新诗乃“精神之磨刀石”，使人凛冽而清醒。经典之为经典，正在于它对普通人和日常的用处。经典是人人可读的，并不能为专家所垄断。

通过这本书，我想带读者一起去开阔地理解文学，激活读者对文学的热爱。我决不承认文学无用，当下人们谈论的“文学无用”，其实只是一些顶着“文学”名头的低劣文字无用，而在无数的角落，强壮的文学仍然在不屈不挠地生长着。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认知文学的观念。我在书中谈到的那些古老和现代的经典，它们还强壮有力地活着，阅读它们，让人类靠近向上的道路。看看大众阅读和大众文创领域，持续不断的“陶渊明热”“李白热”“杜甫热”“苏轼热”“《红楼梦》热”等等，即是明证。

文学是有用的。从大的方面说，文学是改变世道人心的事业；从小的方面说，文学培养读者的同情能力、共情能力、自省能力，帮助建设个体的精

神世界。以上两点，是《中国文学八讲》一书隐藏的两种底层逻辑。用这些基本指标去创造文学、测量文学、筛选文学，有助于文艺的再一次繁盛。



《中国文学八讲》：胡少卿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 于家族叙事中洞悉生命传承奥秘

——评刘亮程长篇小说《长命》

张凡 李爽

长篇小说《长命》(译林出版社)，是作家刘亮程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本巴》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小说立足广袤无垠的西部大地，以时间为经、以人物命运为纬，勾勒出一幅关于生命传承的瑰丽画卷，探讨了生命在漫漫时间长河中的延续及其意义。

《长命》的叙事跨度达130多年，故事自1873年讲起，直至2010年方才结束。小说以郭长命的人生轨迹为主要线索，缓缓展开中国西部乡土社会的生存图景。其间，生命传承宛如一条坚韧的线，贯穿始终，从未断裂。

小说中，郭长命所在的家族一百多年前在肃州老家被灭族，只有郭长命的天祖奶带着小儿子逃了出来，历经千难万险，辗转至新疆，在此落地生根，繁衍壮大。这一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家族生生不息更为厚重的内涵——不仅是人口数量的增加，更是绝境中的不屈抗争、顽强延续。“爷走了，儿子顶上去，一茬人走了，又一茬顶上去”。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字里行间关于家族传承的细节俯拾皆是。漫长岁月中，郭姓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深知自己肩负着延续家族血脉的使命。除此以外，长辈对晚辈的言传身教也是家族传承的重要途径。主人公郭长命在成长过程中，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医术，这不仅成为他安身立命的本领，更体现着家族技艺的传承。同时，长辈们为人处世之道，同样深刻影响着他的价值观，使他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与困难时，能够坚守家族的尊严与底线。

《长命》中，生与死并非相互隔绝的两个世界，而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共同构成了生命传承的闭环。“在死的间隙，生像草木一样广阔茂密，像花朵一样灿烂，像太阳一样光明。”小说中曾多次表达，祖先并没有真正离开我们，他们默默地守护着后人。在作家的虚构中，凉州铸钟师傅魏得茂和爷爷的魂魄交流等细节，便展现了生与死之间的“互动”。活着的人通过对

话、念叨、诉苦等方式，与祖先、与过去保持着联系。他们深知，自己的生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家族生命长河中的一段支流。“你住的房子曾经是他们的，种的地是他们留下的。你吸的一口气也是祖先呼出的。不管你知不知道，你都在祖先的怀抱庇护中。”作者这样写道。

乡土，为生命延续提供了坚实的根基。《长命》呈现的西部乡土世界里，独特的风俗习惯、民间信仰以及传统稳定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一幅瑰丽画卷。“死去的祖先在被后人的念记里活着，活着的人因为念记祖宗而知道自己的血脉将源远流长。”这种来自民间且极为朴素信念，既给人以慰藉，又加强了家族成员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长命》从家族繁衍、生死观念以及乡土文化等多个层面，探讨了生命传承的主题。在作家笔下，生命传承没有停留在生物学层面，它更意味着精神及文化层面上的代代相传。它提醒人们，无论时代如何更迭，生命传承永远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乡土更是我们心灵深处永久的精神家园。



《长命》：刘亮程著；译林出版社出版。

# 在烟火人间种出诗意繁花

——读《左手诗情，右手烟火》

马小江

她在柴米油盐与笔墨纸砚之间铺就的生命答卷。

常玫瑰的人生轨迹跌宕而温暖。初中时因变故早早告别求学之路，辗转各地尝遍辛酸，直到陪读女儿时在泰州开起馄饨店，才终于安顿下来。闲暇时她把人生感悟发在朋友圈，意外被《泰州晚报》“坡子街”副刊的编辑发现，在指导下开始写作。这样的经历让她的文字自带生活的肌理与温度，没有华丽辞藻，却如刚出锅的馄饨般熨帖。

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身在柴米油盐，心向明月清风”聚焦日常烟火中的诗意。馄饨不仅是食物，更蕴含生活哲学——面皮的厚薄、馅料的配比、火候的掌控，都是岁月沉淀的智慧。她描写揉面、剁馅的过程，字里行间唯有对生活的深切热爱。

第二辑“烟火人间，温情常在”如

同馄饨摊的众生相速写。67岁文友跨城送来《人世间》，卖菜大姐主动帮忙看摊……这些细微片段凝结成温情的印记。她以旁观者的敏锐与共情者的温柔，捕捉着平凡人身上的闪光点。

第三辑“因文相聚，文聚知己”见证了文字的魔力。女儿一句“重拾文学梦”的鼓励成为她笔耕不辍的起点；《小草也开花》的发表引来无数共鸣。更动人的是，常玫瑰将馄饨店改造为“玫瑰有约”读书吧，举办文友沙龙和阅读分享会，让烟火气与书香交融共生。

第四辑“苔花如米，家是归途”体现着整部作品的情感底色。承欢膝下的欢乐、摆摊岁月的艰辛、面对困境时的隐忍，都被娓娓道来。平凡不等于平庸，每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绽放独特光芒。

常玫瑰的文字如同她包的馄

饨，皮薄馅足、朴实无华。在这本书里，我们能看见卖菜小贩、陪读妈妈、复读学生的身影，也能在他们的故事中照见自己——那些为生活奔波的疲惫、亲情带来的温暖、困境中坚守的勇气，是我们共同的生命体验。

在快节奏的时代，《左手诗情，右手烟火》如一缕清泉，提醒我们慢下来感受生活。常玫瑰左手撑起烟火生计，右手书写诗情人生，把馄饨摊变成文学沃土。读完此书，仿佛仍能闻到馄饨的鲜香。这不仅是一部散文集，更是一份生活启示：无论日子多么艰难，都要保持对美好的向往；无论身份多么平凡，都要坚守内心的热爱。愿我们都能如作者一般，在柴米油盐中发现诗意，左手烟火谋生，右手诗情谋心，于平凡人间种出属于自己的繁花。



《左手诗情，右手烟火》：常玫瑰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一部散文集，分四辑收录了57篇散文，记录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百态。清晨的江苏泰州街头，馄饨摊上的热气伴着面香升腾而起。摊主常玫瑰一边熟练地包着馄饨，一边将市井间的琐碎日常和人情冷暖默默记在心底。闲暇时她提起笔，把所见所感记录下来。《左手诗情，右手烟火》正是



《希望你快乐，就像小时候》：董浩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活到七十，细品人生，真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这一辈子忙忙碌碌，东奔西走，有纷纷扰扰，也受过光环的荣耀。忽然想起有首歌里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我的书房不大，但自成一方天地。四面墙都立着书架，上面摆满了高高低低的书籍，有新有旧。书桌上散落着几本还未看完的书，还有一支钢笔，这就是我的精神家园。

书房窗户朝西，每到下午，阳光就会斜斜地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金色的光影。我常常坐在那把旧藤椅上，看着阳光从书架的第三层慢慢移到第二层，最后消失不见。书架上的书虽然不是什么珍贵的版本，但都是我一本一本慢慢收集起来的。每从旧书摊淘到一本好书，我都会郑重其事地将其摆上架，仿佛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渐渐地，书籍越来越多，或横放或竖立，直至如今书籍满架，几无余地。

序和跋

# 勇敢寻梦吧，孩子！

董浩

这几年，总在手机上刷到这样的观点——“人生没什么意义”。其实，我一直以为，人生的意义是不同的生命个体根据他不同的认知，自己寻出来的，全凭自己的考量和选择。诚然，人的出生就意味着一场向死亡而行的游戏。从生物学上看，人的一生，与一条小狗、一只小猫、一只蚂蚁的一生有什么不同呢？可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们何以生，而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活。

我们小时候，往往有很多幻想、梦想，还时不时做很多的白日梦。这是人之常态，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后来，我们读了一些书，经历了一些事，碰过几次壁，也知道了生活的不

容易，于是梦想与现实发生碰撞，一种约束感或枷锁感由此产生。

面对这种矛盾，有的人会选择躺平，继续做着白日大梦。有的人却迎难而上，振作起来，用心去寻梦，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去创造自己的生命价值！这样一来，当你认定了目标后，脚踏实地地前行时，活一天便有了了一天的意义，做一事便有了了一事的意义。只要生命不止，你追寻生命意义的脚步就不会停下。

总之一句话，生命本无意义，就看你赋予它什么意义，而这取决于你坚定的信念。孩子们，与其天天只想看人生有何意义，做着胜利的大梦而不

去行动，不如从现在起费些力气，行动起来，用这一生做点有意思、有意义的事吧！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持有的只是一张向死而生的单程车票，也应该清醒地、快乐地追求真理，向阳而生！

有人会说，人生如梦。可是朋友，就算人生是一场梦，那我们也只来人间走一趟啊！我们也只有一次做梦的机会，为什么不做一个痛痛快快、轰轰烈烈的灿烂之梦呢？一旦有这种信念，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遇，都能试图去做出改变，去努力前行，都会有更大的力量去迎难而上。你会更加坚定，也会更加快乐！快乐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快乐呢？

乐读

# 一窗斜阳满架书

张宏宇

有人说，书房是心灵的港湾，我却认为它更像一位忠实的老友。无论我何时归来，它总是安静地守候在那里，用满架的书籍和熟悉的气息迎接我。书房一角摆放着一个茶几，茶几上常备一壶热茶。读书读累了，我就看着茶杯里升起的热气，那些白雾一会儿像龙，一会儿又像仙鹤，转眼间又都散开了。

书架上摆放着一排笔记本，那是

我多年来的手写笔记。从二十岁开始，我就养成了随手记录的习惯。起初只是为了记事，后来却渐渐变成了一种难以戒掉的生活方式。这些本子里记满了零散的想法、偶然的灵感，还有几首不成体系的小诗。偶尔翻看时，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思想的变化轨迹，就像一条蜿蜒的小溪，时而湍急，时而平缓，最终流向未知的远方。

冬日的书房，总是格外温暖。暖

气将寒意隔绝在外，我裹着厚厚的毛毯，捧着一本纸质泛黄的书，看窗外雪花静静飘落……在我看来，这一刻的安宁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而到了夏夜，书房又换了模样。推开窗户，夜风裹挟着栀子花香轻轻拂过，与书页的墨香交融，让人沉醉不已。

这间不大的书房，承载了我太多记忆。记得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在这里反复读了好几遍，后来决定辞职时，也是在这里写下那封辞职信。青春时期，我在这张书桌前写过情书，也曾因失恋独自惆怅到深夜。若是墙壁会说话，它一定能讲出许多故事。

这就是我的书房，一窗斜阳满架书，不大不小，刚好装得下我的喜怒哀乐。

## 新书推荐

# 《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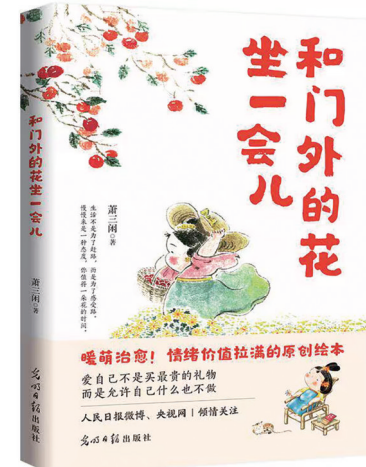
吕德文 胡晓映 著



本书分“过日子”“流动生活”“消费变迁”“婚嫁时代”“小镇青年”“老龄社会”六部分展开，细致描绘县乡生活的新景象：数字生活兴起，单身现象增多，家庭观念变迁等，以多位青年学者在全国各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他们以细腻的情感、真实的笔触描写县乡生活的诸多细节，展现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 《和门外的花坐一会儿》

萧三闲 著



本书是人气漫画家萧三闲的全新漫画随笔集，作者用丰富多彩的漫画和温暖治愈的文字传达了一种温柔而深刻的人生态度，肯定了读者每一种真实的情绪和努力，并提醒他们，在奋力向前时，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珍惜当下。本书就像一个可携带的“精神树洞”，翻看漫画如同进行一次短暂的心理按摩，并给读者提供情绪庇护和温暖陪伴。